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健心房

日前在某公司，乍一眼撞上小小招牌“健心房”。我好奇问老板D：硬通货通吃的年头，心值得一提？

D缓缓打开健心之门。

隐约见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。有人感叹：世界毫无例外地都在石头化，仿佛谁都没能躲开美杜莎残酷的目光。（相传一碰她目光皆成石头，此刻她何以低眉转身？）

“最好的健心资源，是爱，是安宁的小角落。”D说。

我看到一张“心理保健医生”的资格证书，一排充满暖调子的书橱。一圈人在这里相遇。不在乎身份职务，说几句见根见底的话，品一杯有滋有味的茶。是一种氛围的召唤，就像从前的古镇，总有一棵百年老树，系着人心。

本期《行者》，有丁帆、王家新事关灵魂的随笔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邮箱：xdk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须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寄畅园里话沧桑

文/丁帆

当480多年前的古典阳光照亮了这座刚竣工的江南名园时，总设计师秦金做梦也没想到此园经历的诸多劫难。

中国古代的私家园林甚多，远的不用说，苏州诸如“拙政园”、“留园”等名园声名很高，原先也都是私家园林。南京的总统府，是短命的天京皇帝洪秀全的私家园林“煦园”，而那个敢凌驾于“天王”之上的“东王”杨秀清的私宅则是“瞻园”。

这次因吃茶聊天而逗留“寄畅园”，仔细端详，却品出了另一番滋味。

作为一个私家园林，占地十五亩，这在古代不算奢华。“寄畅园”自明中期建成后就姓秦，还将自家的先人秦观的牌位从高邮请了回来，就叫“秦园”。后来屡次更名，都因政治文化之故。

万历十九年，“秦园”的继承人

秦耀受张居正案株连被解职。次年获释回无锡。我想，一个50岁知天命的落难士子，只能选择寄情山水了吧。于是重新开工修葺这座园林，成为他人艺术生活的绝唱。所谓“寄畅园”的更名，借王羲之“寄畅山水荫”，实乃以自然美遮蔽精神之痛的一剂药方而已，真可谓：仕途毕，一园成。

至清季，康熙、乾隆两帝巡游江南必幸“寄畅园”，也许就因此园的独特格局，引起了王公贵族的嫉妒，才有了雍正初年被没收入官的悲惨下场。而乾隆爷非但将园子发还秦家，而且让画师临摹“寄畅园”图，返京后即仿建了一座“惠山园”。

所以，秦家人忙不迭地修祠堂，用康熙皇帝的御书做挡箭牌，就是预防园子再被皇家没收。以为此举就可世世代代将此园打上秦家印

记，殊不知，姓公姓私是由不得你秦家说了算的，历史的驿站尚有好戏在等着呢。

江南一带的明清古迹历经兵燹者甚多。1860年太平军攻陷无锡，一把火几乎烧尽了“寄畅园”，直到光绪年间和民国初年才重建，但又逢军阀混战和日机轰炸。这园林度过了几百年，终于逃不脱变私为公的历史宿命。在“公私合营”的锣鼓声里，秦家人将“寄畅园”献给了国家。

我们吃茶聊天之处的“先月榭”，原本就是秦家的“河亭”，这通常是文人雅士幸临之地，当年秦耀有题诗曰：“斜阳坠西岭，芳树先得月；流连玩清景，忘言坐来夕。”这首诗不怎么样，可见秦家官虽做得甚大，诗文却不闻名。现有冯其庸题字并跋的墨迹，也就有了对当下的文化艺术浮想联翩的意思了。

如今是商业文化的时代，各地的旅游景点都会尽可能将历代名人在此的过往交集纳入其中，无论间接还是直接、无意还是有意，统统收入囊中。还好，“寄畅园”中的“卧云堂”却是有真实来头的。最早是康熙爷题款的“山色溪光”，所以有“御碑厅”为证，此处又是康乾两帝的接驾处，也就有了曹雪芹祖父曹寅的题诗《惠山题壁》：“合抱枫香老桂枝，卧云堂上旧题诗。兹身久分无丘壑，可慕秦家濯足池。”联想起“先月榭”为《红楼梦》研究专家所题，再加上修园者也想将此园类比“大观园”罢，此诗便凸显了它的地位。

那日，一帮偷闲文人聊了一上午，聊的内容我一点都想象不起来了，只有“寄畅园”的私密史使我不能忘怀，园林背后的故事才是我的兴趣所在。



夕阳
摄影/赵小

涌泉颂

文/王家新

我在昌平山脚下有处房子，村后有个“桃花峪水库”。我们刚搬过去时还曾在那里游泳，但有一年当我走上堤坝，却发现它完全干涸了。

我也知道由于地下水下降，很多地方打井再也打不出水来。请体会人们在那样一种情景下的绝望。

的确，河水断流，或是泉水突然不再喷涌，这些都是令人感到恐怖的现象。我们不知道大地的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们自己，甚至有一种被抛弃之感。

好在听说济南的泉水仍在涌流。我的妻子从小曾在那里生活，说在那时青石小巷里到处都是水声潺潺，随便翻动一块石版，都有泉水涌出来。那么，现在呢？

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五一期间，我会带着十岁的儿子访问“泉城”济南。

“趵突泉”泉池，那三股神秘的泉水仍在不息地向上喷涌。我想起郦道元的描述：“泉源上奋水涌若轮，突出雪涛数尺。声如隐雷。”描述得多好！准确，形象，传神，隐含着对生命奇迹的礼赞！

“趵”，含跳跃之义，“趵突”，一下子抓住了趵突泉三窟迸发喷涌、跳跃奔突的特点。它不仅生动形象，也十分有力——道出了地下涌

泉那种压抑不住的奔突腾空之力。在我看来，“泉城”和“趵突泉”其实都是一个生命的神话。它关涉到大自然对我们的慷慨赠予，关涉到生命自身的干涸、枯竭和充盈。如果离开了这些盈盈泉水，一切便真如艾略特所说：“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！”

来到李清照纪念馆，趵突泉旁边的“漱玉泉”就是因她的《漱玉集》而得名的。觉得眼前这个高大英武的塑像和我印象中的女词人形象实在不符。不过，也正是在这里，我第一次思索起“李清照”这个名字：一个和这些明镜般的泉池多么般配的名字！一个临水自照，宛若惊鸿的女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。

想起了诗人希尼的名诗《个人的诗泉》：“童年时，他们没能把我从井边，/……赶开。/我爱那漆黑的井口，被框住了的天，/那水草、真菌、湿青苔的气味。/……我玩味过水桶顺绳子直坠时/发出的响亮的扑通声。/井深得很，你看不到自己的影子。”而在这首诗的最后，凝视泉水的少年那喀索斯成为一个审视自身的诗人：“我写诗/是为了认识自己，使黑暗发出回音。”

是的，像希尼、李清照这样的诗

人，都是有着他们“个人的诗泉”的。那是他们最隐秘的镜子，使他们得以“认识自己，使黑暗发出回音”。不仅如此，这神秘的泉水还一直滋养着他们。中国古人所说的“文思泉涌”，就揭示了这一点。在这些诗人的创作生涯中，有消歇期，也有突然到来的“趵突期”——“文思泉涌”之时，谁不充满感激？在那样的时刻，神秘的创造力重又回到他们身上。他们可以不断地“写下去”了。

前不久刚译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集，他《石板颂》中的一节：而我们站立在稠密的夜里，在一顶暖和的绵羊帽下入睡。山泉汨汨涌流，一道颤音的话语链，向着源头返回。这里，恐惧和裂层在书写，以同一支白垩笔的微光。这里，一幅草稿的版本落成，被流水的学徒们。

的确，从干燥的北方来到这座“泉城”，我也在“向着源头返回”。我也要重新做一个“流水的学徒”。

这样的泉水是生命之泉、灵感之泉，但也是一个音乐般的“水的精灵”。我们受惠于它，但我们能占有它吗？显然，我们不能。我们只能聆听它，爱护它，并小心地去触及

它。这样的神秘泉水使我们学会了敬畏，因为“生命是一个恩赐”。

因大规模的开采，趵突泉也常陷入绝境，2001年起更是创下了停喷890天的纪录。2007年5至6月又有一次断流。

我当然可想见人们再次看到趵突泉喷涌时的喜悦。不过，我们也要有准备，因为大自然有时很慷慨，但有时也很残酷，这正如神灵有时会亲近我们，有时也会“抛弃”我们一样。再说，即使伟大的泉流或河流，也有着它自身的周期。去年秋天我去郑州参加诗会，就住在黄河边上。我很惊讶，枯水期的大河是那样细小，那样安静，好像从未发出过传说中的咆哮声……

在这种境况下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期待，并保持精神的耐力和信心。现在很难像古人那样对苍天祈祷了，但依然要学会感恩，学会敬畏。更重要的是，不仅要领受生命的馈赠，更应“回报”一些什么。我们不能“坐吃山空”。作为一个诗人，我们也要学会等待和准备，以使泉水充盈。我们的创造，无非是使语言中的那个“精灵”得以不断返回。我们从身体和语言上都“继承了这片大地”，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确保“生命之水长流”。